



〔宋〕程顥 程頤著

中華書局

二程集

〔宋〕程顥 程頤著

二程集 第二冊

中華書局

河南程氏外書卷第一

朱公掞錄拾遺

性靜者可以爲學。淳

學在知其所有，又養其所有。淳

實是實非能辨，則循實是，天下之事歸於一是，是乃理也，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。正

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」，不得放過也。正

忠信爲基本，所以進德也；辭修誠意立，所以居業也；此乃乾道，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。淳

得意則可以忘言，然無言又不見其意。正

心得之，然後可以爲己物。淳

「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」，爲學本。

默而識之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善問者斯可矣。

治其器必求其用，學道者當如何爾。

學始於不欺闇室。

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，不須用功深。

大率把捉不定，皆是不仁。

去不仁則仁存。

仁載此四事，由行而宜之謂義，履此之謂禮，知此之謂智，誠此之謂信。

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爲言，若上竿弄瓶，至於斲輪，誠至則不可得而知。上竿初習數尺，而後至於百

尺，習化其高，矧聖人誠至之事，豈可得而知？淳

人必以忠信爲本，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無忠信者也。「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」忠信禮之本，人無忠信，則不可以爲學。

士大夫必建家廟，廟必東向，其位取地潔不喧處。設席坐位皆如事生，以太祖面東，左昭右穆而已。男女異位，蓋舅婦生無共坐也。姑婦之位亦同。太祖之設，其主皆刻木牌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。婦各從夫。每月告朔，茶酒。四時：春以寒食，夏以端午，秋以重陽，冬以長至，此時祭也。每祭訖，則藏主於北壁夾室。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，感霜露也。寒食則又從常禮。祭之飲食，則稱家有無。祭器坐席，皆不可雜用。廟門，非祭則嚴扃之，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。

仁者在己，何憂之有？凡不在己，逐物在外，皆憂也。「樂天知命故不憂」，此之謂也。若顏子簞瓢，在他人則憂，而顏子獨樂者，仁而已。

作詩者未必皆聖賢，當時所取者，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。其言未必盡善，如比君以碩鼠狡童之

類。

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，如無衣之詩。亦有時而迫切取興，有一事含數件事者，如「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」。

諛辭偏蔽，淫辭陷溺深，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，遁辭生於不正，窮著便遁，如墨者夷之之辭，此四者楊、墨兼有。

「不以文害辭。」文，文字之文，舉一字則是文，成句是辭。詩爲解一字不行，却遷就他說，如「有周不顯」，自是作文當如此。

「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」，以孔子本以見衛君行道，反以非禮見迫。孔子歎「予所否者天厭之」，天喪予之意。否，否泰之否，天厭吾道也。

性與天道，此子貢初時未達，此後能達之，故發此歎辭，非謂孔子不言。其意義淵奧如此，人豈易到？

曰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！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」子路聞之，竦然共立後，三嗅而作。文如此順，恐後人編簡脫錯。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，又近嘔字。薄賈切。

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」，今人不爲也。信之不篤，執德無由弘。

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」，然後可以祈益。

無衣，若以王道出軍行師，我則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。

七月，豳風大意，憂思深遠，有終久底意，不惟豳國當如此。又成王中變，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。一之日，二之日，語辭如此。今人尚道甚時如何，又如何，不可謂變月言日。「女心傷悲」，采芣女功之時，悲則思慮意，當女功事，思慮一家之所須，君子之奉，殆及君子同享。此不須執辭，此是終久底意思。

鷓鴣，惡鳥。謂之「既取我子，無毀我室」，言惜巢之甚。在鳥如此，在人則是不壞王室。不必以子爲管、蔡，鷓鴣是管、蔡。此一篇闕文難解。

出車「嘒嘒草蟲」，意是南征西夷怨，薄伐西戎時如此。

采薇「彼爾」，戍役。戍役維何，維常之華，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。路，路車也。君子，將帥也。「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」，喻君子之憑依士衆，小人則腓也。易「咸其腓」，腓，脚肚動貌。「作止」，「柔止」，喻時。

皇華，送之以禮樂，君不能自行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。若無忠信，安得誠意？言此詩是如此，不必詩中求。

九戩遵渚不宜刺朝廷。言公之不歸，於女信安乎？得無以我公歸乎？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，則一時都無事。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。詩可以怨，譏刺總是。

小弁與舜之怨別。舜是自怨，小弁直怨我罪伊何。

大要則止乎禮義，其情則是國人之情。

考槃，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，處之已安，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。雖然如此退處，至於其心，寤寐閒永思念，不得復告於君，耿耿不忘君之意。

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。「蒼兮蔚兮」，草木藂茂貌。山有蒼蔚之草木，便朝躋而采之，室有婉孌之少女，人便斯飢而思之。蒼蔚言其材，婉孌言其德。

白華，自是漚之爲菅，白茅，自是爲束，各自爲用。如后妾各自有職分，之子却遠此義理，雲結爲雨露，所以均被菅茅。王之遇妃妾，貴賤亦當均被，我天運艱難，故「之子不猶」。「碩人」，幽王也。「樵彼桑薪」，薪之善者也。申后宜待之以禮，今反薄。鼓「聲聞於外」，我之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，此有驚得所之不若也。鴛鴦戢翼，其常如此。扁石，登高以升車，今舍此履卑，如舍申適褒。

丘中有麻，大都言丘，言阿，言山，多喻朝廷。丘中是物所生聚處，麻是亦生其間。不謂丘中更豐美，但言丘中有麻。麻能衣人，有用底物，喻賢者有益於人。言朝廷當有賢者，今彼留乃小人，賢者却咨嗟不見用。「將其來施施」，思其來，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。「麥」，人所賴以食，亦喻賢者，却反在鄉國，故思其來食。「李」徒能悅人口，而不足以濟人，如小人在位，徒能悅人，而無實效及於民。又「貽我佩玖」，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，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。

丘中有麻，不是所宜有處。一本無不字。

「碩人碩頤」，「碩人敖敖」，疑碩頤敖敖兩句先言莊公。衣褻衣，非婦人服。「說於農郊」，言其勤政，已下始言莊姜翟弗以朝，勸勉莊公，使「大夫夙退，無使君勞」。不說使驕上僭，却言其勤政，見莊姜賢處，含怒不妒爭意。「施罝濊濊，鱸鮪發發」，言罝非取魚之意，不能得大魚，與莊姜不見答，徒有「葭蒹揭揭」，似「庶姜孽孽」。驕且上僭，故「庶士有揭」，言國人閔而憂之也。罝，小器也。鱸鮪，大魚也。葭蒹，冗雜貌。罝中又隱無子意。

「自牧歸荑」，卑以自牧之意。荑，柔順意。自牧歸順，信美且異，此非是女能如此美，乃賢美人貽之。如此深美之，所以切責之。序言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。

式微。「式」，辭。微衛君之「故」，故字，以其職而言，以其爲方伯連帥，故暴露於中野。微衛君之「躬」，指其人也。又切指其人者，以仁人君子望之。「泥中」，泥塗之中也。大率詩意貴優柔不迫切，此乃治詩之法。以爲君若不在此，我胡爲在此，斥黎君也。乃是脅君以歸，又迫切時幾乎罵。

旄丘，地名，前高後下。「誕之節兮」，言葛節短也。延蔓相屬，叔伯何故却不相救卹？何字之一作文。意，黎在衛之西，狄在衛之北。我黎之臣子非無車，但汝不與我同故也。

中谷有蓷，蓷蒺藜，當在水，不當在谷中，是失所意。「修」字非修長之修，疑同周禮脩脯之脩，過於乾底意。嘆，暴也。其乾猶未甚，但遇爾艱難，我便不善。去濕則其性之濕都無，言其恩意已絕。「嘔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」，嗟時也。

「三英粲兮」，粲然光明貌，英乃若五紵類，自是衣服禮數制度，非三德也。

芄蘭蔓生草，柔弱不能自立，須依附方成枝葉，與惠公柔弱童子，佩成人之服，雖佩人君成人之服，其才能却不我知。「垂帶悸兮」，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。「甲」，長也，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。

免爰，免奔走意。詩序閔周，由桓王失信，故諸侯背叛，構怨連禍，而使王師傷敗，却周人受其禍難。羅本以置免，今却雉離「二」于羅，如諸侯不軌，周人受害。

「雄雉于飛，泄泄其羽」，雙飛之意。此男怨之辭，言雄雉尚得其配匹，已反不如，我之懷思，自罹此阻隔。次章女怨。「下上其音」，相應和之辭。「日月」取其迭往迭來之意，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，又旦暮所見，動人情思，總意包其間。「百爾君子」，責爲政者，汝豈不知德行？戰國間惟是報怨，不然貪人土地，未嘗有以義興師動衆。言汝但「不忮不求」，何所用而不臧？忮，報怨也。求，貪土地也。若以義發師，婦人何怨之有？婦人猶勉之，正也。若謂夫從役，婦便怨，成何義理？

狡童、褻裳，此兩篇都只一意，別無異義，然謂君爲狡童，於義有害。離騷之中，憂君之心則至，然謂之不合道者，後面比君爲禽。又況目之曰狡童，言「不與我」，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。天王聖明，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，何可比君爲禽？又況目之狡童，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，孔子各有所取，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。

清人一篇，却是詠歌其事，含情意在其間。「消」、「彭」、「軸」莫也是地名？「左旋右抽，中軍作好」，不必言射，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。

「一」徐本「離」作「罹」，二字古通用。

標有梅，汲汲惟恐不及時。

有女同車，前說忽不娶齊女，後言齊女，却失却本意。忽不娶齊，謂齊大非偶，却不因色。此則是設辭，下言「彼美」結。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。

丰，以諸事豐備。此詩主意，言男則須言女。是俟我於巷，非不下我，又俟我於堂，非不有禮。「將」迎，不可訓作送，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。「衣錦」、「裳錦」即是丈夫，若婦人則惟欲其顯，安有惡其文之著？古之錦疑今之綾，是襲錦相副之物，如男女相配。「叔兮伯兮」，故「駕予與行」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。

東門之楊言婚自昏時，今則「明星煌煌」而不至。楊，最得陽氣之先者，言人反不及時。

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，東取生育之意。人君多言南，凶喪多言北。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，如周詩多言南。

「羔裘豹舄」不是相稱，猶君臣民須一體，今反不相卹，民則惟惠之懷，言「豈無他人，惟子之故」。

汾沮洳。「沮洳」，水浸下濕之地，雖有生物，衆人亦棄之不采，而君去采之，言其儉嗇太過。衆人棄之如此，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。「公路」「公行」，非公道如此，非衆人所共取即非公道。公族，公類。公路，衆人所共由之路。

伐檀。檀，材可適用者。言君子雖不得進，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。檀美材，須是作梁棟用，至於輪輻，非檀可爲。

東門之墀。除地曰墀。「茹蘆」可以染色。言以禮則坦平如墀，以色則艱阻如阪，所以致民如此者，正謂其室家則邇，其人甚遠。大抵丰、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，以禮不足，不能成昏，至於過時後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，故使人至淫奔。婦人脯脩棗栗，若以禮時，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。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，但「子不我卽」，故待禮不得也。

葛屨，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。「糾糾」，牢固意，言牢做葛屨，亦以履霜。「摻摻」，貴者，言衣服亦分貴賤。禮：諸母不漱裳。「褰之褌之」，補綻意。「提提」，據字義勞意。「宛然左辟」，右插衣，古者短右袂，謂便於事。此皆賤者之事，却佩象摯貴者之服，此等總生於褊心。

無衣，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，故美其可美也。當時使來到國，故請之。七與六，衣中一箇數目，無以六爲節。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。以篡國殺君不以爲羞，至於衣服僭侈何難，然其心不安，至於請命然後安，此意思却可取。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，亦以見當時之善，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。魯風詩非無大惡，然聖人錄其頌，不錄其風，此則爲君諱也；觀其頌之善止於此，其他則可知。

「揚之水，白石鑿鑿。」同介甫說：「素衣朱襮」，見其美於外，如桓叔在下，反見其德澤於民，使晉人從之。

采芣。芣是甘草，喻讒最好，若首陽之上却無。

河南程氏外書卷第二

朱公掞問學拾遺

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」，在理可使無怨，於事亦難，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伯淳

子貢問爲仁，孔子告以爲仁之資，非極力言仁也。正叔

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」，無得也。有始有卒，先後之序也。

凡下學人事，便是上達天理。正叔

「毋意」，毋私意也。毋必爲，毋固滯，毋彼我，乃曾子所言也。伯淳

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，思慮當在事外。正叔

忠者天下大公之道，恕所以行之也。忠言其體，天道也；恕言其用，人道也。正叔

其言之不忤，所爲言之不愧。伯淳

「畏天命」，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。「畏大人」，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。「畏聖人之言」，則可以進德。

伯淳

周，至也。君子周至而不阿比。正叔

「動容貌」，舉一身而言也。動容周旋中禮，斯遠暴慢矣。正顏色則不妄，斯近信矣。出辭氣，正由中出，斯遠鄙倍矣。正身而不外求，故曰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」。伯淳

「尊五美，屏四惡」，爲政在己。伯淳

「聞道」，知所以爲人也。「夕死可矣」，是不虛生也。伯淳

性與天道，非自得之則不知，故曰「不可得而聞」。伯淳

如「形而上者謂之道」，不可移，謂「字在」之「字」下，此孔子文章。伯淳

「弘」，寬廣也。「毅」，奮然也。弘而不毅，則無規矩；毅而不弘，則隘陋。伯淳

君子以矜莊自持，不與人爭。正叔

九思各專其一。伯淳

「何莫由斯道也？」可離非道。伯淳

「吾斯之未能信」，不先自信，何以治人？伯淳

「里仁爲美」，里人之所止。伯淳

見賢便思齊，有爲者亦若是。見不賢而內自省，蓋莫不在己。伯淳

生理本直。罔，不直也，亦生者，幸而免也。伯淳

知之者，在彼而我知之也。好之者，雖篤而未能有之。至於樂之，則爲己之所有。正叔

民亦人也，「務人之義」乃知也。鬼神不敬則是不知，不遠則至於瀆，敬而遠之所以爲知。伯淳

「先難」，克己也。伯淳

聖乃仁之成德。謂仁爲聖，譬猶雕木爲龍。木乃仁也，龍乃聖也，指木爲龍可乎？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，舉仁而言之，則能近取譬是也。伯淳

「能近取譬」，反身之謂也。伯淳

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」，顏子當之。正叔

彼之事是，則吾當師之；彼之事非是，則吾又何校焉？是以君子未嘗校也。伯淳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訥。」司馬牛多言，故及此。然聖人之言，亦止此爲是。正叔

貧不怨則諂，諂尤甚於怨，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。伯淳

君子爲善，只有上達，小人爲不善，只有下達。伯淳

「古之學者爲己」，爲己，在己也。伯淳

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」，在理當如此。伯淳

樂取於人爲善，便是與人爲善，與人爲善乃公也。正叔

知性善以忠信爲本，此先立其大者。伯淳

公孫丑問孟子，加齊之卿相，恐有所不勝而動心。北宮黝之勇氣，亦不知守也。孟施舍之勇，知守

氣而不知守約也。曾子之所謂勇，乃守約，守約乃義也，與孟子之勇同。伯淳

告子「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」，蓋不知義在內也。志帥氣也。特定其志，無暴亂其氣，兩事也。志專

一則動氣，氣專一則動志，然志動氣爲多。且若志專在淫辟，豈不動氣？氣專在喜怒，豈不動志？故「蹶者趨者反動其心」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伯淳

自曾子守義，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，則觀人可以知言。蔽、陷、遁、窮，皆離本也。宰我、子貢善爲說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善言德行，孔子兼之。蓋有德者必有言，而曰「我於辭命不能」者，不尚言也。易所謂「尚口乃窮」也。伯淳

宰我、子貢，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，汙曲亦不至阿其所好。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，固賢於堯、舜，而觀生民以來，有如夫子者乎？然而未爲盡論，但不至阿其所好也。伯淳

「所存者神」，在己也；「所過者化」，及物也。伯淳

「驩虞」，有所造爲而然，豈能久也？耕田鑿井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？如天之自然，乃王者之政。伯淳

「盡於背」，厚也。正叔

「此亦妄人也」，是以義斷。在聖人如天地涵容，但哀矜而已。子厚

自反而忠，而橫逆者猶若是，君子曰又何難焉。此一事已處了，若聖人哀矜，又別一事。正叔

「不下帶」，言近也。正叔

「不祥」，凶也。君子好成物，故吉。小人好敗物，故凶。正叔

日月之明，但容光者無不照。正叔

保民如赤子，此所以爲大人，謂不失嬰兒之心，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。

「湯、武反之也」，「湯、武身之也」。身，踐履也。反，復也。復則至聖人之地。伯淳
羞惡則有所不爲。知所止，乃義之端。伯淳

「舜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」，然後由仁義行。正叔

仁推之及人，若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，於民則可，於物則不可。統而言之則皆仁，分而言之則有

序。正叔

坤六二文言云云，坤道也。誠爲統體，敬爲用。敬則內自直。誠合內外之道，則萬物流形，故義以方外。

聖人齋戒，敬也，以神明其德。惡人齋戒，亦敬也，故可以事上帝。

先見則吉可知，不見故致凶。伯淳

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」，用蓍以求卦，非謂有著而後畫卦。伯淳

祇與底通，使底至也，無至於悔。伯淳

「巽以行權」，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。伯淳

「安安」，安於理之所安者。伯淳

聖人無過。湯、武反之也，其始未必無過。所謂如日月之食，乃君子之過。

人心，人欲；道心，天理。正叔

大學之道，在明其明德，明德乃止於至善也。知既至，自然意誠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至也；知之至，故未嘗復行。他人復行，知之不至也。正叔

「致知在格物。」格，至也。物，事也。事皆有理，至其理，乃格物也。然致知在所養，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。正叔

君子所不可及者，其惟人之所不見乎！詩曰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。」君子慎獨。伯淳

敬則自然「儼若思，安定辭」，其德可以安民。伯淳

有餘便是過。慥，篤實貌。

正其理則萬事一，一以貫之也。正叔

「君子而時中」，無時不中。伯淳

荀子曰：「養心莫善於誠。」周茂叔謂：「荀子元不識誠。」伯淳曰：「既誠矣，心焉用養邪？」荀子不知誠。」